**索尔仁尼琴**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因此我们就多说假话和空话。真话多了，把世界压垮了，说真话的人就没有地方说真话，同时说假话的人也没有地方说假话。**

**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http://baike.baidu.com/view/2403.htm)作家。生于[北高加索](http://baike.baidu.com/view/671426.htm)的[基斯洛沃茨克](http://baike.baidu.com/view/915847.htm)。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畔罗斯托夫](http://baike.baidu.com/view/2772629.htm)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因酷爱[文学](http://baike.baidu.com/view/8732.htm)，他还在[莫斯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5155.htm)文史哲学院函授班攻习文学。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http://baike.baidu.com/view/325000.htm)的前线因在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http://baike.baidu.com/view/4879.htm)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http://baike.baidu.com/view/2690.htm)。[1956年](http://baike.baidu.com/view/674850.htm)解除流放，1957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http://baike.baidu.com/view/28761.htm)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http://baike.baidu.com/view/297488.htm)**》**在《[新世界](http://baike.baidu.com/view/240829.htm)》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http://baike.baidu.com/view/697267.htm)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接连发表《玛特辽娜的家》等3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并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均未获准出版。[1968年](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58.htm)《[癌症楼](http://baike.baidu.com/view/659100.htm)》和《[第一圈](http://baike.baidu.com/view/876562.htm)》在西欧发表。**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此事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这年四月，他和[川端康成](http://baike.baidu.com/view/24071.htm)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

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http://baike.baidu.com/view/423029.htm)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http://baike.baidu.com/view/1993611.htm)”。[1970年](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07.htm)，“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http://baike.baidu.com/view/30507.htm)。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http://baike.baidu.com/view/30810.htm)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http://baike.baidu.com/view/423592.htm)《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http://baike.baidu.com/view/879096.htm)》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http://baike.baidu.com/view/172810.htm)，同年10月，[美国](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2月起侨居[瑞士](http://baike.baidu.com/view/2773.htm)[苏黎世](http://baike.baidu.com/view/41564.htm)，随后他移居美国。

1974年10月，他联合一些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http://baike.baidu.com/view/920396.htm)创办了《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1978年6月8日他在[哈佛大学](http://baike.baidu.com/view/10504.htm)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 ，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表明作者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对列宁进行了攻击。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1980年代末以后，作家被允许回国，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陆续在国内出版。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75109/75109/0/bd704260492f548d8cb10d7e.html)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索尔仁尼琴

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苏联解体](http://baike.baidu.com/view/34098.htm)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http://baike.baidu.com/view/15248.htm)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里。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又借主人公之口表达对苏共解散的看法：”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我们把它搞垮了。“**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伏之经验传诸子孙，以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因此对1998年要颁给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1]有感于最高权力当局造成目前俄罗斯社会崇尚物质主义极度腐败不堪之境，故拒绝受奖。他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2006年接受其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2]

1998年叶利钦宣布颁发给他国家奖章的时候，他为了抗议叶利钦的毁灭性国内政策，拒绝接受。他认同[普京](http://baike.baidu.com/view/31546.htm)的许多执政理念，直到2007年，才接受[普京](http://baike.baidu.com/view/31546.htm)亲自去他家颁发的国家奖章。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http://baike.baidu.com/view/8496808.htm)**。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寿89岁。

索尔仁尼琴比苏联活得更长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系统，已于1991宣告解体。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很多西方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http://baike.baidu.com/view/8337.htm)，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主要作品**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辽娜的家》、《癌病房》、《[第一圈](http://baike.baidu.com/view/876562.htm)》、《[古拉格群岛](http://baike.baidu.com/view/879096.htm)》[3]​

**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籍著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for the ethical force with which he has pursued the indispensable traditions of Russian literature")[3]​

**相关评论**

**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　**作者：杨耕身**

普京告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遗体

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走了，良知仍在。良知何谓？那正是索尔仁尼琴所坚称的：“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誉世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在莫斯科逝世。

这个流亡一生的批判者，终生的持不同政见者，竟然能够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安寝于自家的床上。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历史一声浩叹，这位享年89岁的老人永远阖上他的双目时，他在天的灵魂是否仍然注视着一切，仍然存在于“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75109/75109/0/10dfa9ec8a13632745b1f3da918fa0ec09fac7fe.html)

示了前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之地，仍然温暖并激励着所有漂泊无依的人类的良心。但无论如何，即使他远去，他仍是一个在请求原谅的人，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而这样的一切，也许仍在一如既往地发生着。

他**以批判者的方式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不为当时的政权所宽容，而不得不半生漂泊。**先是因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遭到流放。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但是随着赫氏下台，小说遭到批判。此后他的作品都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1967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甫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受害者。”

从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谁又能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有幸，以他自身的经历与存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黑暗与变迁？他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勃兴与倾覆，也正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这样说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更以自己的方式证明政权并不等同于祖国。他不愿意将他对于祖国的爱，盲同于爱政权。他因此成为最伟大的爱国者。这**是直到今天，他仍具有常识与启蒙意义的价值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其实，正像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的“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这句话一样，对于世人来说，有一种叫做索尔仁尼琴的良知与坚守，比任何显赫的职位更加重要。历往总统有很多，索尔仁尼琴只有一个。或许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永远为“总统”保有一名坚硬的批评者，是一个更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斯大林到叶利钦、普京，索尔仁尼琴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俄罗斯的良心”。而怎样对待索尔仁尼琴，却显露出政权怎样的良知。对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索尔仁尼琴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叶利钦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膨胀、贪污舞弊盛行。以致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不得不“冒险”向索尔仁尼琴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因为普京也并不能确定索尔仁尼琴是否同样会拒绝他的嘉奖。这一次，普京是幸运的，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嘉奖。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为自己坐着迎接普京道歉。普京则表示，感谢作家同意会见他。普京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作为一个异见者，一个批判者，索尔仁尼琴或许并不需要从国家元首那里获得最高的评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元首来说，普京的确通过向一个异见者颁奖和作出上述评价，而获得了全世界的敬意。这是历经政权更替之后，我们所能发现的俄罗斯执政者的“良知密码”。我曾深深感动于普京拜访索尔仁尼琴的那张新闻图片：索尔仁尼琴坐在轮椅上，苍老、消瘦、宁静、平和。在他身后的门口，普京正步入室内，他的姿势仿佛生怕打扰了一位作家的思路。的确，在**人类良知与终极价值面前，没有权势，没有职位，只有谦卑，只有敬畏。**记得当时曾有舆论评价道：“昔日的特工和昔日的异议者，毕竟还拥有着共同的底线，或者说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个底线与共识是什么？我想，至少应当包括对于一个作家自主创作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思想者自由思想权利的尊重，对于一个批判者独立批判权利的尊重。简言之，是对人类共同良知以及普世价值的尊重。

索尔仁尼琴之后，这个世界有没有更多的索尔仁尼琴？但是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走了，良知仍在。良知何谓？那正是索尔仁尼琴所坚称的：“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如果我们同样坚信，我们将同样获得并且拥有。[3]****​**

**短篇作品**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75109/75109/0/6d81800a19d8bc3e5472fb34828ba61ea9d345d2.html)

索尔仁尼琴

**译者：**[**李国海**](http://baike.baidu.com/view/2908632.htm)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 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鲁莽地花钱把那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 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 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 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 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的躯体，不会烧瞎你的眼睛，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http://baike.baidu.com/view/2139.htm)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